

## 第十一回 姚太監當權惟使勢兇且益兇 江小姐至死不忘親托而又托

詞云：

炎炎使勢心雖快，不念當之多受害。若非時否去生災，應是民窮來討債。可憐有女橫雙黛，一旦驅之如草芥。愁來誰望此身存，卻喜芳名留得在。

〈玉樓春〉

卻說江章見報姚太監已齎著聖旨而來，祇得穿起大服，一路迎接。直迎接了四五里，方纔接著。江章見了姚太監，連忙深深打恭道：「不知聖旨下頒，上公遠來，迎接不周，望乞恕罪。」姚太監騎在馬上，拱手道：「皇命在身，不能施禮，到府相見罷了。」江章果見他在馬上捧著聖旨，遂步行同一路到家，請姚太監下馬，迎入中廳。姚太監降將聖旨供在中間香案前，叫江章山呼禮拜。拜畢，然後與姚太監施禮。因大廳上供著聖旨，不便行禮，遂請姚太監在旁邊花廳而來。江章尊姚太監上座，姚太監說道：「江老先生恭喜！令愛小姐已為貴人，老先生乃椒房國丈，異日尚圖青眼，今日豈敢越禮。」江章祇做不知，說道：「老公公乃皇上股肱，學生向日在朝，亦不敢僭越。今日辱臨，又何謙也！」姚太監祇得坐下。江章忙打一恭道：「學生龍鐘衰朽，已蒙皇上推思，容盡天年。今日不知老公公有何欽命，齎臨下邑，乞老公公明教。」

姚太監笑道：「老太師尚不知麼？目今皇太子大婚在即，皇上著俺數人聘征貴人，學生得與浙地。久有人奏知皇爺，說老太師小姐幽閒貞靜，能為庶姓之母，故特命臣到浙，即征聘令愛小姐為青宮娘娘。」江章聽完大驚道：「學生無子，止生此女。葑菲陋質，豈敢蒙聖心眷顧。況小女已經許聘，不日成婚，乞公公垂愛，上達鄙情，學生死不忘恩。」

姚太監聽了大笑，說道：「老先生身為大臣，豈不知國典，聖旨安可違乎？況令愛小姐入宮，得侍太子，異日萬歲晏駕，太子登基，則令愛為國母，老先生為國丈。此萬載難逢、千秋奇遇，求之尚恐不能，誰敢抗違？若說是選擇有人，苦苦推辭，難道其人又過於聖上太子麼？若以聘定難移，恐傷於義，難道一個天子之尊，太子之貴，制禮之人反為草莽貧賤之禮所制麼？老先生何不諒情度世，而輕出此言？若執此言，使朝廷聞之，是老先生不為貴戚賢臣，而反為逆命之亂臣了，學生深不取也！學生忝在愛下，故敢直言。然旨出聖恩，老先生願與不願，學生安敢過強，自入京復命矣。乞老先生特此成命，自行奏請定奪何如？」說完，起身徑走。

江章聽見他說出這些挾制之言來，已是著急，又說到逆命亂臣，一發驚惶，又叫他自回成命，又見姚太監不顧起身，江章祇得連忙扯住，淒然說道：「聖旨豈敢抗違不從？學生也要與小女計較而行。乞老公公從容少待，感德不盡。」姚太監方笑說道：「老太師若是應允，真老太師之福也。」因而坐下。江章道：「學生進去，與小女商量，不得奉陪。」遂起身入內而來。

卻說這一日，莫知府家人來報信之後，夫人小姐早已喫驚。不期隔不得一會，早又報說姚太監奉了聖旨，定名來選小姐。江夫人已驚得心碎，小姐也嚇得魂飛。母子大哭，然心中還指望父親可以挽回。今見父親接了聖旨，與姚太監相見，小姐忙叫彩雲出來打聽。彩雲伏在廳壁後，細細竊聽明白，遂一路哭著進來，見了夫人小姐，祇是大哭，說不出話來。

小姐忙問道：「老爺與姚太監是如何說了？」彩雲放聲大哭道：「小姐，不好了？」遂說老爺如何回他，姚太監怎樣發作，勒逼老爺應允。尚未說完，江章早也哭了進來，對小姐說道：「我生你一場，指望送終養老，誰知那天殺的細細將孩兒容貌報知，今日姚太監口口聲聲祇說皇命聘選入宮，叫我為父的不敢違逆。今生今世，永不能團圓矣！是我誤你了！」說罷大哭起來。小姐聽了這些光景，已知父親不能挽回，祇嚇得三魂渺渺，七魄悠悠，一交跌倒，哭悶在地。

正是：

未遂情人願，先歸地下魂。

江夫人忽見小姐哭悶在地，連忙攙扶，再三叫喚道：「孩兒快蘇醒，快蘇醒。」叫了半晌，小姐方轉過氣來，哭道：「生兒不孝，帶累父母擔憂。今孩兒上無兄姐，下無弟妹，雖不能以大孝事親，亦可依依膝下，以奉父母之歡。不期奸人構禍，一旦飛災，此去生死，固曰由天，而菴菴父母，所靠何人？雙郎良配，今生已矣。到不如今日死在父母之前，也免得後來悲思念切。」江夫人大哭說道：「我們命薄，一個女孩兒，不能看他完全婚配。都是你父親，今日也擇婿，明日也選才郎，及至許了雙星，卻又叫他去求名。今日若在家中使他配合，也沒有這番事了。都是你父親老不通情，誤了你終身之事？」說罷大哭。

江章被夫人埋怨得沒法，祇得辯說道：「我當初叫他去科舉，也祇說婚姻自在，誰知有今日之事！今事忽到此，也是沒法。若不依從，恐違聖旨，家門有禍。但願孩兒此去，倘蒙聖恩，得配青宮，異日相逢，亦不可料。今事已如此，也不必十分埋怨了。」小姐聽了父親這番說話，又見母親埋怨父親，因細細想道：「我如今啼哭卻也無益，徒傷父母之心。我為今之計，惟有生安父母，死報雙郎。祇得如此而行，庶幾忠孝節義可以兩全。」主意一定，遂止住了哭，道：「母親不必哭泣，父親之言，甚是有理。此皆天緣注定，兒命所招，安可強為？為今之計，父親出去，可對姚太監說，既奉聖旨，以我為貴人，當以禮迎，不可羅皂。」

江章見小姐順從，因出來說知。姚太監道：「選中貴人，理宜如此。敢煩老太師引學生一見，無不盡禮。」江章祇得走進與夫人小姐說知。小姐安然裝束，侍妾跟隨，開了中門，竟走出中堂。此時姚太監早已遠遠看見，再細細近看，果然十分美貌，暗暗稱奇。忙上前施禮道：「未侍君王，宜從私禮。」小姐祇得福了一福。姚太監對江章說道：「令愛小姐，玉琢天然，金裝中節，允合大貴之相。學生入皇宮，朝夕在粉黛叢中，承迎寓目，屈指者實無一人，令愛小姐足可壓倒六宮皆無顏色矣。」忙叫左右取出帶來宮中的裝束送上，又將一隻金鳳銜珠冠兒，與小姐插戴起來眾小內官，隨入磕頭，稱為「娘娘」。小姐受禮完，即回身入內去了。

姚太監見小姐天姿國色，果是不凡，又見他慨然應承，受了鳳冠，知事已定，甚是歡喜。遂向江太師再三致謝而去。到了館驛，赫公子早著人打聽，見讒計已成，俱各快意。

正是：

陷人落阱不心酸，中我機謀更喜歡。

慢道人人皆性善，誰知惡有許多般。

卻說蕊珠小姐歸到拂雲樓上，默默思想，欲要大哭一場，又恐怕驚動老年父母傷心。祇捱到三更以後，

對著殘燈，哀哀痛哭道：「江蕊珠，你好命苦耶？你好無緣耶？蒼天，蒼天，你既是這等命苦，你就不該生到公卿人家來做女兒了；你既是這等無緣，你就不該使我遇見雙郎，情投意合，以為夫婦了。今既生我於此，又使我獲配雙郎如此，乃一旦又生出這樣天大的風波來，使我飄流異地，有白髮雙親而不能侍養，有多才夫婿而不得團圓，反不如閻閻荆布，轉得孝於親而安於室。如此命苦，還要活他做甚？」說罷，又哭個不了。

彩雲因在旁勸慰道：「小姐不必過傷，天下事最難測度。小姐一個絕代佳人，雙公子一個天生才子，既恰恰相逢，結為夫婦，此中若無天念，決不至此。今忽道此風波者，所謂好事多磨也。焉知苦盡不復甘來？望小姐耐之。」小姐道：「為人在世，寧可身死，不可負心。我與雙郎，既小窗訂盟，又蒙父母親許，則我之身非我之身，雙郎之身也。豈可以許人之身，而又希入宮之寵？是負心也。負心而生，何如快心而死？我今強忍而不死者，恐死於家而老父之干係未完而貽禍也。至前途而死，則責已謝，而死得其所矣。你說好事多磨，你說苦盡甘來，皆言生也。今我既已誓死報雙郎，既死豈能復生，又有何好事，更煩多磨？此苦已嘗不盡，那有甘來？天縱有意，亦無用矣。」說罷，又哀哀哭個不住。

彩雲因又勸道：「小姐欲以死報雙郎，節烈所關，未嘗不是。但據彩雲想來，一個人若是錯死了，要他重生起來，便煩難。若是錯生了，要尋死路，卻是容易。我想小姐此去，事不可知，莫若且保全性命，看看光景再作區處。倘天緣有在，如御水題紅葉故事，重賜出宮，亦或有之。設或萬萬不能，再死未晚。何必此時忙忙自棄？」小姐道：「我聞婦人之節，不死不烈；節烈之名，不死不香。況今我身，已如風花飛出矣。雙郎之盟，已棄如陌路矣。負心盡節，正在此時。若今日可姑待於明日，則焉知明日不又姑待於後日乎？以姑待而貪生惜死以誤終身，豈我江蕊珠知書識禮，矯矯自持之女子所敢出也？吾意已決，萬勿多言，徒亂人心。」

彩雲聽了，知小姐誓死不回，止不住腮邊淚落，也哭將起來，道：「天那，天那！我不信小姐一個具天地之秀氣而生的絕代佳人，竟是這等一個結局，殊可痛心。祇可惜我彩雲醜陋，是個下人，不能替小姐之行。小姐何不稟知老爺夫人，帶了彩雲前去，到了急難之時，若有機會可乘，我彩雲情願代小姐一死。」小姐聽了，因拭淚說道：「你如果有此好心，到不消代我之死，祇消委委曲曲代我之生，我便感激你不盡了。」彩雲聽了驚訝道：「小姐既甘心一死，彩雲怎麼代得小姐之生？」

小姐道：「老爺夫人既無子，止生我一女，則我一女，便要承當為子之事。就是我願嫁雙郎，也不是單貪雙郎才美，為夫妻之樂，也祇為雙郎多才多義，明日成名入贅，可以任半子之勞，以完我之孝，此皆就我身生而算也。誰知今日忽遭此大變。我已決意為雙郎死矣。我死，則雙郎得意入贅何人？雙郎既不入贅，則老年之父母，以誰為半子？父母若無半子，則我雖死於節，而亦失生身之孝矣。生死兩無所憑，故哀痛而傷心。你若有痛我惜我之心，何不竟認做我，以贅雙郎，而侍奉父母之餘年，則我江蕊珠之身，雖骨化形消，不知飄流何所，然我未了之節孝，又借汝而生矣。不知汝可能憐我而成全此志也？」

彩雲道：「小姐此言大差矣！我彩雲一個下人，祇抱抱衾禱以從小姐之嫁，怎麼敢上配雙公子，以當老爺夫人之半子？且莫說老爺夫人不肯收灶下入金屋，祇就雙公子說起來，他閱人多矣，惟小姐一人，方舒心服意，而定其情，又安肯執不風不流之青衣而繫紅絲？若論彩雲得借小姐之靈，而侍奉雙公子，則此生之道際也，有何不樂，而煩小姐之叮嚀？」小姐道：「不是這等說，祇要你真心肯為我續盟盡孝，則老爺夫人處我自自有話說。雙郎處我自寫書囑託他，不要你費心。」說罷夜深，大家倦怠，祇得上床就枕。

正是：

已作死人算，還為生者謀。

始知真節孝，生死不甘休。

且說姚太監見江蕊珠果美貌非凡，不勝歡喜，遂星夜行文，催各州府縣齊集幼女到省，一同起程。因念江章是個太師，也不好十分緊催，使他父子多留連一日，遂寬十日之限，擇了十月初二起身，到省不題。

卻說雙星不敢違逆母命，祇得同著眾舉人起身，進京會試。因是路遠，不敢耽擱，晝夜兼程，及到京中，已過了燈節。雙星尋了僻靜寓處，便終日揣摩，到了二月初八入場。真是學無老少，達者為先，到了揭曉，雙星又高高中在第六名上，雙星不勝歡喜。

又到了殿試，天子臨軒，見雙星一表人材，又看他對策精工，遂將御筆親點了第一甲第一名狀元及第。雙星御酒簪花，一時榮耀，照例遊街，驚動全城爭看狀元郎。見他年紀止得二十一二歲，相貌齊整，以為往常的狀元，從未見如此少年。早驚動了一人，是當朝駙馬，姓屠名勞。他有一位若娥小姐，年方十五，未曾字人。今日聽見外邊人稱羨今科雙狀元，才貌兼全，又且少年，遂打動了他的心事。因想道：「我一向要尋佳婿，配我若娥，一時沒有機緣。今雙狀元既少年鼎甲，人物齊整，若招贅此人，豈非是一個佳婿？祇不知他可曾有過親事？」因叫人在外打聽，又查他履歷，見是不曾填注妻氏姓名，遂不勝大喜道：「原來雙狀元尚無妻室，真吾佳婿也。若不趁早託人議親，被人佔去，豈不當面錯過？」遂叫了幾個官媒婆來，分付道：「我老爺有一位千金小姐，姿容絕世，德性溫閒，今年一十五歲了。祇因我老爺門第太高，等閒無入敢來輕議。聞得今科狀元雙星少年未娶，我老爺情願贅他為婿，故此喚你們來，可到狀元那裏去議親。事成之日，重重有賞。」眾媒婆聽見，千歡萬喜，磕頭答應去了。

正是：

有女思佳婿，為媒望允從。

誰知緣不合，對面不相逢。

這幾個媒婆不敢怠惰，就來到雙狀元寓中，一齊磕頭道：「狀元老爺賀喜。」雙星見了，連忙問道：「你們是甚麼人，為何事到我這裏來？」眾媒婆道：「我四人在紅粉叢中，專成就良姻；佳人隊裏，慣和合好事。真是內無怨女，人人誇說是冰人；外無曠夫，個個讚稱憑月老。今日奉屠駙馬老爺之命，有一位千金小姐，特來與狀元老爺結親，乞求賜允。」雙星聽罷大笑道：「原來是四個媒人。幾家門戶重重閉，春色緣何得入來。我老爺不嫁不娶，卻用你們不著，不勞枉顧。」眾媒婆聽了著驚道：「附馬爺的小姐是瑤臺閭苑仙姝，狀元是天祿石渠貴客，真是一對良緣，人生難遇。狀元不必推辭，萬祈允諾。」雙星笑道：「我老爺聘定久矣，不久辭朝婚娶。煩你們去將我老爺之言，致謝駙馬老爺，此事決不敢從命。」

眾媒婆見他推辭，祇得又說道：「駙馬老爺乃當今金枝玉葉，國戚皇親。朝中大小官員，無不遜讓三分。他今日重狀元少年才貌，以千金艷質，情願倒賠妝奩與狀元結為夫婦，此不世之遭逢，人生之樂事，狀元為何推辭不允？誠恐親事不成，一來公主娘娘入朝見駕，不說狀元有妻不娶，祇說狀元藐視皇親，倘一時皇爺聽信，那時狀元雖欲求婚，恐不可得也。還望狀元三思，允其所請。」雙星笑道：「婚媾乃和好之事，有則有，無則無，論不到勢利上去。況長安多少豪華少年才俊，何在我一人？願駙馬爺別擇良門可也。」眾媒婆見他決不肯統口應承，便不敢多言，祇得辭了出來，回覆屠駙馬。駙馬聽了道：「他現今履歷上，不曾填有妻室。」

何來？還是你們言無可採，狀元故此推託。你們且去，我自自有處。」屠勞便終日別尋人議親，不題。

卻說姚太監已擇定時日，著府縣來催江小姐起身。江章夫妻無法，祇得與小姐說知。小姐知萬不可留，因與父母說道：「死生命也；貴賤天也。孩兒此去，聽天由命，全不掛念。祇有二事縈心，死不瞑目，望二大人俯從兒志。」江章夫妻哭著說道：「死別生離，頃刻之事，孩兒有甚心事，怎還隱忍不說？說來便萬分委曲，父母亦無不依從。」小姐道：「父母無子，終養俱在孩兒一人。孩兒今日此去，大約凶多吉少，料想見面無期，卻教何人侍奉？況父母年力漸衰，今未免又要思兒成病，孤孤獨獨，叫孩兒怎不痛心？」江章聽了，愈加哀哭道：「孩兒若要我二人不孤獨，除非留住孩兒。然事已至此，縱有撥天大力，亦留你不住。」小姐道：「孩兒之身雖留不住，孩兒之心卻不留而自住。」江章道：「我兒心留，固汝之孝，然無形也，叫我那裏去捉摸，留與不留何異？」小姐道：「無形固難捉摸，有影或可聊消寂寞。」江章又哭道：「我兒，你形已去矣，影在那裏？」

小姐見父親問影，方跪下去，被母親攙起來，說道：「彩雲侍孩兒多年，燈前月下，形影不離。名雖婢女，情同姊妹。孩兒之心，惟他能體貼；孩兒之意，惟他能理會；孩兒之事，惟他能代替。故孩兒竟將孩兒事父母未完之事，託彩雲代完。此孩兒眠思夢想，萬不得已之苦心也。父母若鑒諒孩兒這片苦心，則望父母勿視彩雲為彩雲，直視彩雲為孩兒，則孩兒之身雖去，而孩兒之心尚留；孩兒之形雖銷，而孩兒之影尚在。使父母不得其真，猶存其假，則孩兒受屈銜冤，而亦無怨矣。」

江章與夫人聽了，復又嗚嗚的大哭起來，道：「我兒，你怎麼直思量到這個田地？此皆大孝純孝之所出，我為父母，怎辜負得你？」遂叫人喚出彩雲來，分付道：「小姐此去，既以小姐之父母，託為你之父母，則你不是彩雲，是小姐也。既是小姐，即是吾女也。快拜我與夫人為父母，不可異心，以辜小姐之託。」彩雲忙拜謝道：「彩雲下賤，本不當犯分，但值此死生之際，既受小姐之重託，焉敢矯辭以傷小姐之孝心？故直受孩兒之責，望父母恕其狂妄。」江章聽了，點頭道：「爽快，爽快，果不負孩兒之託。」

小姐見彩雲已認為女，心已安了一半，因又說道：「此一事也。孩兒還有一事，要父母曲從。」江章道：「還有何事？」小姐道：「孩兒欲以妹妹代孩兒者，非欲其單代孩兒晨昏之侍寢勸餐也，前雙郎臨去，已蒙父母為孩兒結秦晉之盟。雖孩兒遭難，生死未知，然以雙郎之才，諒富貴可期；以雙郎之志誠，必不肯背盟。明日來時，若竟以孩兒之死為辭，則花謝水流，豈不失父母半子之望？望父母竟以妹妹續孩兒之盟，庶使孩兒身死而不死，盟斷而不斷，則父母之晚景，不借此稍慰耶？」夫人道：「得能如此，可知是好。但恐元哥注意於你，未必肯移花接木。」小姐道：「但恐雙郎不注意於孩兒，若果注意於孩兒，待孩兒留一字，以妹妹相託，恐無不從之理，父母可毋慮也。」父母聽了，甚是感激，因一一聽從。

小姐遂歸到拂雲樓上，懇懇切切，寫了一封書，付與彩雲道：「書雖一紙，妹妹須好好收藏，必面付雙郎方妙。」彩雲一一受命。祇因這一受命，有分教：試出人心，觀明世態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定情人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